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小五義
第十七回 二俠義巧會鍾寨主 三英雄求見蔣澤長

且說徐慶天然的性氣，一衝的性情，永不思前想後，一時不順他就變臉，把桌子一反，「嘩喇」一聲，碗盞皆碎。鍾雄是泥人還有個土性情，拿住二人款待，吃飽了反桌，氣往上一壯，說：「你這是怎樣了？」三爺說：「這是好的哪。」寨主說：「不好便當怎樣？」三爺說：「打你。」話言未了，就是一拳。鍾雄就用二指尖往三爺肋下一點，「哎喲」，「撲咚」，三爺就躺於地下，鍾雄說：「你這廝好生無禮！」焉知曉鍾寨主用的是□二支講關法，又叫閉血法，俗語就叫點穴。三爺心裡明白，不能動轉。鍾雄拿腳一踢，吩咐綁起來。三爺週身這才活動，又讓人捆上了五花大綁。展南俠自己把二臂往後一背，說：「你們把我捆上。」眾人有些不肯，又不能不捆。鍾雄傳令，推在丹鳳橋梟首。內中有人嚷道：「刀下留人！」猛一看，是亞都鬼聞華，說：「寨主爺，這兩個人殺不得。外面掛定招賢榜，若要殺了這兩個人，外面必說寨主不仁，還有個什麼人敢前來投山？」鍾雄說：「依你之見怎樣？」聞華說：「不如把兩個人幽囚在山，一個幽囚鬼眼川，一個幽囚竹林塢，慢慢再勸，必然降順。」鍾雄依計而行。不說二位被捆。單說蔣四爺，天光大亮，勸大人少歇，不見展爺回來，就把印匣交與大哥，自己出來看看。歸到自己屋中，見兩個小童兒在那裡打轉。四爺問：「你們在此作甚？不在屋中，不在屋看著。」小童將三爺要擰腦袋的話說了一遍。蔣爺就吃了一驚，連忙進在屋中，血跡滿地，惟有鄧車躺在地上。蔣爺將他攙起來，「哎喲哎喲」的連聲亂嚷。蔣爺一瞧，眼睛是兩個大紅窟窿。蔣爺問：「鄧大哥，你這是怎麼了？」鄧車說：「這又是誰叫我鄧大哥呢？穩住了害我。」蔣爺說：「是小弟蔣平，怎麼是害你哪？」鄧車說：「蔣老爺，你可實在的害苦了我了。」就把三爺挖他的眼睛事，如此恁般細說一遍，蔣爺一跺腳說：「咳！三哥淨作這個事。」叫道：「鄧大哥，你瞧我罷。」

鄧車說：「我也得瞧的見哪。」蔣爺叫小童著官人將鄧車解到知府衙門，收入監中。

蔣爺上展爺屋中去，由夾道一過，聽廚房裡有人哽噎，往裡一瞧，王三被捆。蔣爺過去解開，把口中振布掏出，王三嘔吐了半天。蔣爺問：「誰捆你的？」王三說：「除非你們老爺們，誰作的出這個事來？」把三爺捆他事細述一遍。蔣爺說：「你瞧我罷。」

王三也就無法了。蔣爺出來，到展爺屋中一看，連一個人影兒也沒有。蔣爺說不好了，到馬號裡一問，號軍說備四匹馬出城去了。蔣爺想：「那三哥渾，使得，怎麼展老爺跟他涉險去？走了，就得被捉，這還了得！」四爺進裡面告訴大爺、二爺：「連印帶大人，交與你們二位，我追他們去。」拿上自己包袱，奔晨起望。走在半路，見四匹馬，兩個小童呆立。小童哭著，就將三老爺激發展老爺同去祭墓，怎麼掉在坑中之事，細述一遍。

蔣爺一聽，說：「也難怪展老爺了，都是三哥的不好。」告訴小童：「回衙見大老爺、二老爺說明此事，提我上晨起望家打聽去了，有要緊事到魯、路家中與我送信。」說畢，小童兒上馬，拉著兩匹去了。

四爺到晨起望路爺門首，家內人出來。蔣爺並不說話，往裡面走，見路、魯迎接行禮，問印的事。四爺學說了一遍，又把徐、展祭墳的事問二位可知。路爺說：「方才有人提五老爺墓前有人掉下去了，拿往山中，不知是誰。」四爺說：「死活可知？」魯爺說：「我去打聽打聽便知。」

去不多時，回來說：「我見著嘍兵沒問他，他自己說出來了。我讓他喝酒去，他說無工夫，山中點名甚緊，因拿住二人。我問是誰，他說不是無名之人，一個展南俠，一個徐義士。我問他殺了罷，他說沒殺，要論我們寨主，真是好人，一見二人就愛兩個，淨說好話與姓展的。姓展的也說好話。惟有姓徐的淨玩笑，開口叫人小子，叫解綁，要茶要酒，吃完了把桌子推了，打人，被鍾雄點穴法，三老爺就倒下了。要殺，姓展的自己把雙手一背叫捆，二人同來同死。人家說真是好朋友哇。聞華講情，把二人幽囚在鬼眼川、竹林塢兩個水寨之內。君山這兩天甚緊，不時的點名。這就是我打聽來的。」蔣爺一聽，說：「好辦，只要沒死就不怕。」問路爺：「水寨在君山那一方？」路爺說：「由此往東南水面，往東直到竹城，又叫幽篁城。這竹子由石塊上長出，半靠著山水，周圍一百多地。地南面有一個水寨門，周圍圍起來，□六水寨就在這幽篁城裡面，堅固之極。」蔣爺說：「無妨。只要在水裡頭，我就進的去。」路彬說：「不行，不行！別看逆水潭印倒好撈，這水寨可不容易得很咧。聽老人家說，此山由堯舜時就有。堯帝有兩個女兒，給了舜帝為妻，一個叫娥皇，一個叫女英。舜死後，湘君二妃就在此山慟哭舜帝，眼中哭出血來，滴於竹上，以後竹子上生出一身的斑痕，後人起名叫湘妃竹，年深日遠，自從鍾雄到於山上，歷年間拿銅鐵條把竹子穿了，年分已多，連竹子帶銅鐵全部鏽在一處了，如同銅牆鐵壁一般。四老爺要從底下進去，銅鐵竹子鏽在一處，進不去；若打上頭進去，竹梢兒太軟；若打小門進去，一碰，串鈴一響，合水寨人盡都知道了；若碰在滾刀之上，準死無疑。這水寨類似銅牆鐵壁一般，如何能進的去！」蔣爺一聽路彬之言，直是怔愣愣的半晌無語，歎了一口氣，說：「這也就是命該如此了。」

正為難之際，家人進來說道：「四老爺，外頭有人找你老人家哪。我們可沒有說你老在這裡沒在這裡，見不見隨你。」蔣爺問姓什麼，家人說：「一位說姓歐陽，一位姓智，一位姓可四老爺是見不見？」蔣爺說：「是這三位，我請還請不至哪！」四爺同路、魯二位出迎，見著是北俠、智化、丁二爺。大家見禮，與路、魯也都見過。路、魯二位一看，三個人相貌堂堂，氣宇軒昂，品貌非俗。一個是軍官的打扮，碧目虬鬚，紫面目，紫衣巾，類著神判鍾馗一般不二；一個是壯士打扮，一身青緞衣巾，肋下佩刀，黃白的面目，就是智化；一位是武生相公的打扮，肋佩湛盧劍，就是丁二爺。讓到家中，落坐獻茶。蔣四爺一看這幾位來，救我三哥與展老爺不費吹灰之力。若問怎麼救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